



张小虞和妞妞

“好好过日子”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语。我除了努力学习、工作，认真过好每一天，还能拿什么慰藉天堂里的会长？

记住会长的话，“好好过日子”

□刘利 口述

□本报记者 余翠萍 整理

我是2005年认识张小虞的，那会儿我老公刚给他当私人司机，由于见面的机会多，我们一家跟张小虞会长一家的联系很频繁。

因为发自内心的敬重，我们一直称张小虞“会长”。他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、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、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名誉理事长、全球汽车精英组织顾问。为中国汽车事业奋斗终生的他，曾被媒体誉为中国汽车业的“形象大使”。

张小虞毕业于清华，虽然工作很忙，但他热爱学习，几乎每次见面，他都会督促我要加紧学习，由于我从事的是给汽车厂提供密封胶的销售工作，他经常说，你要多读些汽车行业的相关书籍，有时候去书店，他也会给我买书，比如《汽车构造与原理实训》等。希望我们夫妻感情和睦，还会给我们买《家和宝典》的书。此外还不得不说他对我女儿妞妞的关爱。

他常年出差，每到一地，就会给妞妞买一些当地纪念品，比如他去澳大利亚，就买了当地的雪地靴；去泰国，买了银制的小象。虽然东西不是特别贵重，但是那份心意真是让人感动。这些纪念品，我女儿至今还珍藏着。他也经常给妞妞买书，像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中国儿童百科全书》等，至今仍摆放在妞妞的书架上。在我女儿心里，他是最可亲的“张爷爷”。

这几年我工作繁忙，也是经常出差，拖着行李箱东奔西走，每到一地，几乎是什么都不想买，也不想带，因为觉得太累，这时候想想张会长生前每到一地就给身边人买纪念品，是多么的难得。

让我最难忘的，还是他乐观的人生态度，他一生都喜欢花草，喜欢自然的美景，一到春天，就会叫上我们全家，去踏青赏花。我对季节更替和自然美景的热爱，也是因为他的熏陶。

2011年，不幸的消息传来，张会长被确诊为癌症晚期，我们一家人都十分悲痛。但是他从来没有悲观抱怨，每次我们去看他，他都乐呵呵的，还经常给妞妞扎小辫，虽然我们内心很悲伤，但在他面前，都尽力装出开心的样子。2014年底，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闲暇时候，我会自己驱车来到他的墓前，静静守着他，告诉他送我的书都熟读了，对汽车的构造有了全面的认识；告诉他妞妞在他的引导下越来越喜欢美术；告诉他我把日子经营得很好……怎能忘记，整个病中他没有悲观、没有沮丧，一个全身都被癌细胞侵袭了的病人，直到弥留之际，眼角滑下了对世界留恋的泪水。

赵师傅虽然走了，但他的那句“干什么事都要做细，不能返工，要想着别人，不能给人找麻烦”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。

师傅的话让我一生受益

□王中山 口述

□本报记者 李一然 整理

又到清明。望着窗外枯而又绿的柳枝，我自然而然地又想起了我当学徒工时的师傅赵文成，想到他那时常对我说的一句话：“干什么事都要做细，不能返工，要想着别人，不能给人找麻烦。”师傅的话虽然并不深奥，但一直伴随着我，为我指路，让我少摔跟头，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人、做事，推动我不断进步成长。

1980年3月，我从北京电车公司技校毕业，分配到北京电车二厂保修车间钳工班当了一名学徒工，那年，我17岁。我在技校两年学的是汽车构造修理，基本都是理论。而当时电车二厂的公交车基本都是由解放牌汽车，钳工班的任务是给公交车制造油门拉杆、轴等零部件。造一个油门拉杆，首先要用钢锯将一根长钢棍锯到标准尺寸。锯钢棍，钢锯必须垂直，而且必须与钢棍保持90度，否则钢棍的断面就是斜的，而且钢锯要是不垂直还容易让锯条突然断了，弄不好会伤人。钢棍锯好后夹在台钳上，一手扶着钢棍，一手用榔头砸成一个直角的弯儿，再把弯儿砸扁，打眼。刚到钳工班时，我不会使榔头，经常砸手。

钳工班8个人，我最小。当时50多岁的赵文成既是班长，又是我的师傅。到钳工班后，赵师傅便手把手教我使钢锯，使榔头，教我做油门拉杆。记得那时我们做好油门拉杆后，送到库房。库房有验收员，负责检查油门拉杆尺寸、质量。可是每次做好的油门拉杆送库房前，赵师傅都挨个仔细检查。按标准，拉杆只要尺寸没问题，库房就会入库。可赵

周一限行，乘地铁回家。因为错峰，早走了一会儿，地铁里空空荡荡，车载的电视反复播放着地铁涨价后如何咨询、怎样购票的画面：乘客买票后，美丽的售票员不仅站起来回答，还双手找零、递票，满脸微笑。那画面，瞬间在我脑海中定格，并快速回闪，勾人想起父亲幼时教我的那些“规矩”。

父亲教我的待人之道

□韩睿

屈指数来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。可仔细回想，父亲留给我的规矩或者说待人之道历久弥新。

我是一个农家孩子，出生下来就逢多事之秋，1957年是整风反右，1958年赶上大跃进大炼钢铁，1960年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，1966年我上三年级，正准备扑下身子认真学文化的时候，史无前例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又开始了。从此，十年浩劫，连骨碌带爬，没学过历史地理，16岁居然高中毕业。说实话，那纸文凭，在我心里一直轻飘飘的，虽然不至于轻于鸿毛，但也毫无斤两，至少那个年代，我没学过多少正经东西，包括礼仪和规矩。

不过，我的父亲很严厉，上过几年私塾的他，写的一手看上去还刚劲的毛笔字，关键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人也聪明，在乡间混，居然没怎么下过地，当过一段炼钢的产业工人，回乡后基本就是扒拉算盘珠子当大队会计。说实话，满打满算，对于农活，还没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吃的苦多。

也许正因为他好歹是个村干部，在圈儿里混，多多少少也有些见识，完全有资格教育教训我，以及我的弟弟妹妹。不消说，他的这些礼仪是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，也有他的发明创造，但绝对登得上大雅之堂，且毫不逊色。尽管有些老规矩已经与这个时代不相称，比如朋友见面，要先拱手，作为男人，要左手上下手，左手搭在右手上。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由此而衍生出的各种规矩自然多数也还是受用的。比如为人斟茶斟酒，要左手扶壶，右手提壶，倒完之后放在自己跟前，壶口可以对自己，绝不能对着别人，否则就是不尊；比如端碗或者递



王中山在认真工作中

师傅不行，还用手挨个儿上下胡噜胡噜，为的是检查拉杆上有没有毛刺儿，为的是防止拉着别人的手。

我给赵师傅当了近十年的徒弟，直到赵师傅退休。那时我和赵师傅可以说是师徒如父子。赵师傅除了教我做事做人外，还在生活上处处关心我，包括给我找对象。赵师傅光荣退休后，每年春节我们几个徒弟都到去看师傅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，赵师傅不幸因病去世。赵师傅虽然走了，但他的那句“干什么事都要做细，不能返工，要想着别人，不能给人找麻烦”却铭刻在我的心里。

1995年，我离开钳工班，调到公司组织部，从事管理工作。此后，我到过许多部门，当过科员、车队队长，目前在公交客五分公司十六车队任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。工作中每遇到难题，我都会想起赵师傅“干什么事都要做细，不能返工，要想着别人，不能给人找麻烦”这句话，并照着去做了。

一晃，赵师傅已离开我们快10年了，每当想起赵师傅，我都会感谢赵师傅让我记住的那句朴实的话语，因为它让我不断进步成长。

东西，一定要用双手，接别人给你的东西时也必须用双手，否则就是不敬；再比如吃饭不能吧嗒嘴，挟菜只能就近来，不能拿着筷子盘里翻和挑，否则就很没礼貌，这些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些细节的东西，但在从前却关乎教养大小与否。

当然，父亲还教我如何才能与周围人舒适相处。比如，街坊有事要主动上手，帮着推个车，拉个磨，挑个水，见难相帮，见危相助，有米送米，有盐给盐。别忘了，那可是“瓜菜代”的年代。比如谁家盖房子，和泥抹墙，一定要拿着铁锹瓦刀等家伙什儿上赶着去帮工。再比如告诉我“红事叫，白事到”，有人家结婚，要等着上门来请；乡里乡亲病故，要主动去帮忙、随份子、不吃饭。那应该就是乡间的文明义工。

与此同时，老人家还告诫我，要本分，干活不偷奸耍滑，领东西不多吃多占，不地道的事儿不干，违反纲常伦理也即不道德的事儿不干，违法的事儿就更不能干。他说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，如果不规矩，不仅丢门风，而且没尊严。这些礼仪和规矩，拜他老人家所赐，让我一生受用不尽。

所以，当我后来走在城市里，尤其是空气中弥漫着浮躁的地方，比如在单位里看到有些人开了灯不关，洗个手哗哗开着大水管，吃饭时剩下少半碗米饭，就看不下去，除了随手去关，还忍不住说，当然，会因人而异，或者说几句，或者调侃下，或者讲段子。

文明靠培育，习惯靠养成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老爷子的那些老规矩，现如今叫礼仪，也成了我与人相处的秘籍。